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半軒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舉人臣曹錫齡

半軒集卷七

明 王行 撰

說

醉樵說

華蓋山之樵有好飲者或目之曰醉嘗道置其薪而寐後之樵者盜其薪同樵者見之呼醉樵而語之曰而樵以飲為事邪以薪為事邪醉樵諤諤而復唯唯同樵者又曰而樵以飲為事邪以薪為事邪醉樵曰而以吾以

飲爲事則以飲爲事而以吾以薪爲事則以薪爲事同樵者曰而不知盜盜而薪邪醉樵曰薪則薪焉盜則盜焉夫奚庸知也同樵者曰醉乎醉乎世未有若而之不醒者也盜而薪而弗知告之知而弗悟非蚩蚩邪醉樵乃囅爾而笑曰而何言之異邪而以吾爲醉則以所謂盜吾薪者爲醒邪而以醉爲果醉而醒爲果醒邪而以醒爲是而醉爲非邪而以彼爲得而我爲失邪而以得爲果得而失爲果失耶而以得爲果得而失爲果失宜

以吾爲蚩蚩者也同樵者憮然有間曰而將混其醒醉而齊其失得乎而將逃於有爲而匿於無爲乎無爲則無事乎樵已乎醉樵曰噫嘻而知有爲之爲而不知無爲之爲而知而之爲樵而不知吾之爲樵吾爲而言吾之樵吾之樵也以精神爲斧斤而發之於純一之硎以段若木不足以當其銛扶桑不足試其鋋而大造則吾薪之根也元氣陰陽吾薪之幹也日月列星風雨霜露吾薪之柯條而擾擾之生物則吾薪之朽腐蠹蝎也吾

今别其朽抉其蠧棄遺其柯幹而得其根矣而以吾爲醉而然邪醒而然邪是爲有爲邪無爲邪彼亦能盜吾之有而有之邪將弗能盜之邪同樵者無以對乃復頽然而就卧撼之而不甦呼之而不寤同樵者若忘若遺若諭若悟惝怳踟躕負薪而去

僂說

婁江有僂焉畚其業農餘而織農作而售以為常歲戊戌婁民大疫東事弛畚弗得售或誡僂能殺而直將賈

諸僂曰嘻詎以暫而奪吾常也織之不置畚愈積里多讓之僂唯唯明年吳大發民城杭僂用無留畚資直甚裕里賀之僂亦唯唯果何爲者邪業之不售守其常而不屈心無加憂功無加怠業之既售有其利而不驕功無加修心無加喜異哉噫士君子之所爲苟僂之若也吾知其於道不遠矣

莊生說

甚哉莊生能行其道也以布衣而國君尊信之非有盛

德宜不如是竊怪其所為皆市人之道也太史公稱其廉直是豈然哉以金之故而欺其君復以金之故而賊其人市人有所不為廉且直者為之乎雖然生無足道也信之者可笑耳吾有以知戰國之君果若是庸庸也噫其君庸其臣則肆其民得遂其生乎至正辛丑冬讀越世家書

雜說四首

黄老之術儒者之徒弗言以其惑夫人之道也然曹参

之興起文景之崇尚者黄老也武帝之好之公孫弘之用之者儒者也何武之治不逮於文景歟噫武之好儒非誠也弘之業儒非眞也儒不純且無益况不眞乎文景則黄老之純者耳其治國優矣克擬於唐虞矣乎唐虞之治其儒之治耶抑亦黄老之治耶雖然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稊稗黄老於文景之世其稊稗之秋也歟

居奇貨以徼利者俟時而待價弗亟乎其信也是蓋賈

之良者焉貨之弗奇而急於利則走市而鬻之走市而鬻之雖貴亦賤況賤者乎伊尹大公之貨奇貨也韞櫝亦久矣苟非求之者亟弗易出之也及出之則大行於天下後世利不既博乎孔明學伊吕者也故有足稱焉王猛則嘗走桓温之市矣桓不見用直猛之貨未甚奇也然猶有不猛及者何如哉嗚呼彼操瑟立齊門而不售者迺欲誰之咎耶士之大節出與處而已矣蓋出處在乎已所以出處在乎天在乎天時也在乎已其道歟

衆出己獨處必有所存之志也衆處己獨出必有可行之道也衆出而隨之出衆處而隨之處則其所執下矣時處而處弗嫌人之皆處也時出而出弗忌人之皆出也忌人之皆出矯而處焉嫌人之皆處激而出焉則又詭奇而自異矣詭奇也執下也惑也仲尼曰或出或處蓋君子之道在焉觀人之節者據是而求之可以得其情矣

古傳驗陳實得其雄者王得其雌者伯咸謂此談者之

夸辭也故褚遂良以對太宗飛雉之問而蘇軾氏譏之雖然軾亦不能無失也軾謂太宗時所集者雉有不足以問陳寶之符不知陳寶與雉相去能幾何也秦文之伯不及齊桓不聞齊桓得陳寶而後成也光武之治不及三代不聞三代得陳寶而後治也蓋帝王之符德焉而已祝網之言湯之符也虞芮之化周之符也奚假諸羽毛鱗介之徵也哉

世之論言者曰言有責也無責而言謂之訕然有責而

後可言者今之制也無責而皆可言者古之道也均之治世不可以言治亂世不可以言亂亂而不言亂非言治也言治之所以也治而不言治非言亂也言亂之所以也治而言亂有所儆亂而言治有所勸既儆且勸其所習者草矣故狃於治而弗能終治者有自大之心也安於亂而弗能致治者有自棄之心也自大自棄皆不聞治亂之言者也自大於治亂隨其踵矣況自大於亂乎無責而不言世從而衰矣況有責而不言乎有責而

不言上容之志見焉故知上容者所事必自大自大者所使多上容上容自大之相遭治亂可得而知矣

富溪漁者說

天目發源而下瀉大滙於具區而東趨其流分派别汪停迅注隨地不同而富溪其一也水至富溪猶散行者之顧影留連而舒徐猶祀餘之敬存陶陶而遂遂故其精神所聚有豐厚之家焉吾友彥常居之彥常温雅和易巽順謙抑座饒矣不自覺其饒資裕矣不自有其裕

而下人惟恐或失焉大夫士多稱之乃以漁自命亦足以知其趣向矣今夫漁蓋志於魚者也必修其網罟時其風烟約之以絲綸勤之以舟楫無不得魚者以盡其在已故也今彦常能志於善而忘其饒裕無矜無驕不怠不傲接賓友以禮讓教子孫以敦實其盡已何如哉善斯得矣大夫士之稱之不亦宜乎於戲觀富溪之波瀾而知其有本者以發源之高觀顧氏之子孫而知其有本者以先德之厚漁乎漁乎吾將見其得夫善也猶

掣鯨於東溟而不屑稽山之鈎任公云乎哉任公云乎哉是爲說

墨翁說

吳隱人沈起宗居闤闠之中康莊之會煉墨以自食名其舍墨室號其躬墨翁人咸熟之遂遺其姓若字與名曰墨翁墨翁或謂之墨巳名其室何名室巳又號其躬何翁曰非爾知吾因以自警也始吾之於人見夫欲言也含而不吐吐也留而不盡良爲病之何自苦哉及觀

金人之戒至於三緘焉則知含而不吐已幾失之出雖不盡所喪多矣夫墨黙也故因以自警也是則果終黙乎得屏而息箝而喙乎曰吾黙其所可黙不黙其所不可黙然可黙皆是不可黙惟二焉何也友也子也友也相輔以仁相勉以道苟一黙焉昧切偲之義矣子也飭之義方約之詩書苟一黙焉失訓教之道矣此其所不黙也曰嘻何黙之多而不黙之少哉論未白其以質諸予予曰未也子不可黙而有可黙也友不可黙而有可

默也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不止致辱焉非友而默乎父子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矣非子而默乎曰如子言墨翁其愈墨耶曰身教從言教訟徒向之諄諄不致其藐藐耶且吾有所聞焉耳何聞聞諸仲尼仲尼云何君子訥於言敏於行

鈍齋說

鈍非君子所患苟不以鈍自期不鈍矣不鈍非君子所貴或以不鈍自許斯鈍矣鈍之與否受之於天非力之

所為者以質言也鈍之與否雖得於天亦人之所為者以學言也以質言者君子聽之以學言者君子勉之聽之者以言乎不鈍而不以言乎鈍不以言乎鈍雖聽之而不忘其勉之之道焉勉之者以言乎鈍而兼以言乎不鈍兼以言乎不鈍雖勉之而亦成其聽之之功焉則勉之也聽之也既各適其用而又相為用也不鈍而不能聽之是以不鈍自許也鈍而不能勉之是以鈍自棄也是皆下愚之類也茍力以反是焉則非聖賢之徒歟

不鈍能聽之而不忽乎鈍者之自治吾於顔也見之鈍而能勉之而不忘乎不鈍者之所至吾於曾也見之是曾也非以鈍自棄顔也非以不鈍自許也不自許不自棄以至其極焉非賢聖其孰能也哉燕山王宗魯甫自號鈍齋徵予爲之説予觀宗魯之質非鈍者也而以鈍自名是不鈍而恒懼其鈍也恒懼其鈍肯以不鈍自許乎必能加勉之之功矣其進曷可量哉宗魯也其有志於學者歟君子有曰賢希聖士希賢又曰顔何人耶希

之則是吾於宗魯有望矣

臞齋說

沈思敬氏居吳之練祁清修自守以體之弗腴也題其齋之顏曰臞間以徵予攄其說予嘗造其居焉客有指其顏者曰夫盛麗紛華人之所慕也而弗居春容豐澤人之所悅也而弗取顧以是名豈將歛容下志儉約以自處乎老當益壯何古訓之不式也或曰非也吾聞之退者進之基損者益之始欲取而必與知白而守黑弱

可以屈夫强柔可以勝夫剛是皆抑之所以揚之者也庸詎知其非臞以致夫腴乎予曰嘻是固然歟曷亦觀夫四運哉時之春也萬物敷暢而條達氣融而色暢天地之間充滿洋溢可謂腴矣然物之生非物之成也洎夫秋也萬物凋落而揫斂氣凝而質堅天地之間沉寥蕭條可謂臞矣然物之生者至是而始成焉君子之爲學亦然幼而童童而冠冠而壯腴之時也然必四十乃不惑五十乃知天命人至五十猶時之秋也而學旣成

矣材之成乃以致夫用學之成乃以及夫物則腴也臞也果孰愈哉思敬也當富盛之年蓋嘗從事於功名利禄之間矣今乃閒居静處潜德而弗耀以教其子孫而善其鄉里則其及物者果腴之時耶臞之時耶以是名齋果非也耶果是也耶客無以爲對思敬曰願書以爲說

朝宗字說

學者必造聖賢之域猶水之必歸於海也水而不歸於

海洿馬者也蓄而不遂者也學而不求造聖賢之域畫馬者也惰而不自勵者也水之洿馬水之所値然也非水之罪也學之畫馬學而自棄也非學者之罪耶葢惟無學耳茍學焉固不可以自畫也江生名漢而字曰朝宗取書江漢朝宗之義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以江漢之必歸於海猶諸侯之必朝於王故云夫江漢大水也登諸岷與嶓以至於海其道里之遠逆折之艱亦甚矣雖遠且艱不歸於海不已也今人之爲學求諸其身甚

近也聖賢之域亦不外乎其身也無道里之遠逆折之艱也何爲而不自勵耶雖然無其志則無其功苟有志焉何所不至也江生旣以是名又以是字其必有志於學已有志於學寧不底其成耶江生也苟能勉焉以無負其字之之義則余之說也蓋可徵也已

孟敷字說

事爲之善者莫甚於務其內而不務其外事為之不善者莫甚於知有內而不知有外善其務內而不務外者

非欲使之遺其外也先其本而後其末也不善其知內而不知外者非欲使之事其外也有其體而必致其用也今夫泉出于源混混焉不舍晝夜盈科而進放乎四海由本盛而末無不盛也其澤物之功為何如哉苟雖有其源而不能渫治清潔下而不上為時所舍則體雖存而用則亡矣尚何望其及物之功也哉蓋事其內而不遺其外是培本以達其末明體以適於用也則其善也斯足謂之善矣穎川陳生名譓𢁉其家也其祖若父

皆以溫恭遜順之道自處故以謙命之生以予交其父祖間也來以字為請爲字之曰益敷夫謙者卑下之道敷者施布之義也以卑下之名而傳之施布之字其亦有其說乎予嘗究夫謙矣蓋謙有存乎己者焉有敷於人者焉存乎已者内之謙不自滿足之心也敷於人者外之謙溫恭遜順之道也能存其不自滿足之心斯能敷其溫恭遜順之道苟溫恭遜順之道有不敷則不自滿足之心將不存矣此敷所以發其在内之謙使之施

布於外也故謙之六四曰無不利撝謙夫能發撝敷布其謙承上接下之道得矣又安往而不利之也哉雖然又有說焉人之爲學未易量其進止者以其有不自滿足之心也學而有不自滿足之心則所見愈明所處愈高而所行愈遠所謂培本以達末明體以適用者無所偏而温恭遜順之道自有不得不敷者矣盖敷識之當益勵其不自滿足之心以無忘父祖所以命名之義必有徵矣

字李氏子說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木必有本而後枝葉生焉蓋枝葉非本不生本非枝葉不芘枝葉而能芘其本斯盛矣子孫而能光其祖斯孝矣孝乎孝乎亦報本之道焉耳李氏子名嗣祖求字於予予字之曰彥本彥本也能毋忘乎孝斯不孤予字之之義矣

字蔣氏子說

人有疑則思問能問則理可通而惑解然仲尼曰舉一

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其亦有不獲問者乎非然也不復不告於不再問者耳再問是能證三隅矣烏可不白之耶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在勉之而已矣蔣氏子名思問求予字字曰公勉公勉也能致三隅之思斯不孤予字之之義矣

字瞿氏子說

前人之望其後之人無不欲其久遠而蕃昌也後人能纘承前人之業則由是而遠而不負前人之望矣纘承

之道何如亦學而已勤於學足以榮其先怠於學足以
忝厥祖學其可不務耶瞿氏子名纘求予字之字曰思
承而告以纘承之道思承勉旃毋或怠荒允纘前修俾
遠而昌

金容之字說

處物之道莫大於能容欲有容莫過於自治能自治其
所容也益大矣夫所謂容非姑息容忍之謂蓋包含容
養之謂也必欲自治者欲己之明也已苟不明則物之

至吾前而眩瞀惑亂不能别其是非邪正而欲有容焉必致於姑息而容忍矣已既明則善者吾知保而養之使得自安不善者吾知涵而養之使之自化使之自化則不善皆歸於善矣有容之大孰過於此哉然所謂明非在乎一事一物之間而自治又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亦嘗觀於水乎夫水之在物盖至明而至難定者也惟其難定故雖明而恒汨於泥而濁之不能致夫明之用要在乎力加澂之之功而已能加澂之之功則水既明

而能容萬象之見矣惟心也亦然心之於人蓋至明而至易放者也惟其易放故雖明而恒蔽於欲而昏之不能致夫明之用有甚於水之汩撓也心之撓有甚於水則澂心之功當不益加於澂水之功乎能益加其功則心既明而能容萬理之著矣萬理既著則是非邪正之至者吾得以區而別之以各盡夫處之之方其所容者大而能盡其心之量是知澂心乃自治之本而能容乃澂心之驗也故非澂心無以爲有容之地非有容無以

見澂心之功然有能澂心而不能有容者矣未有不能澂心而能有容者也不能澂其心而欲容夫物則所謂姑息容忍者矣其於自治不亦倍乎茍能澂心而不能容物則又不足以盡夫心之量豈所謂能盡夫自治之道者哉是則能容也又所以盡自治之道也歟句吳金公信氏有子曰澂從予遊丐為之字予以其方嚮學也字曰容之而告以自治之道焉容乎勉之其能以包含容養為之法姑息容忍為之戒吾將慶其有成矣

沈文矩字說

吳興沈伯凝氏嚴於教子家庭之間雍睦可觀仲子程既冠矣方其冠也請字於賔曰文矩時固有三加之辭已今命之從予遊也復求予講夫矩之義以教之於戲予甞思之矣弟子之於師也其猶獵之於原漁之於澤各隨其力可以遂其得焉師之於弟子也則猶礱錯之於璞玉斤斲之於杞梓機杼之於蠶絲麻枲各因其材而必底其成焉今程也有可教之資伯凝有必成之望

則予也烏可不勉之以底其成哉乃謂之曰亦甞知夫規矩之謂乎規矩所以為方圓之器也今欲爲方而必求之矩是欲食而必食欲飲而必漿也其可以他求乎哉苟能知矩之為方已而不能以功自程是知食之治飢而不勤於耕𣏌之治渴而不勤於鑿弗能遂所求矣然有能不憚於勤而自力者而不知𣏌之在鑿食之在耕則亦自程其功而不知矩之所以爲方者㝠行觸途進退何據哉惟學也亦然學所以爲君子也窮理盡性

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為學之序也今名之者蓋教以力行字之者實誨之知往予之說則又勉之並進其功也嗚呼程乎其敬若翁之望毋忘而師之勉哉

李氏子字士期說

横山金公信氏通敏有襟度恒自振奮不欲後於人有子曰瀓從予遊漸通義理既求字之而為之說矣有壻曰頤姓李氏又求為之字而勉之夫欲成其子固人之

爲君子之道也爲君子而必事乎窮理盡性斯為方而事乎矩者也知窮理盡性為君子之學而不能致日新之功斯知用矩而不力於自程者也知自力於君子而不知窮理盡性之學斯能自程而不知用矩者也噫能自程而不知用矩不至於方而已知自力於君子而不知窮理盡性之學則疑仁而陷於墨翟疑義而陷於楊朱其害詎可言哉此所以知矩而必力於程能程而必求夫矩也雖然矩之與程其亦有先後乎吾聞之矣先

百年之壽乎以百年自期者是愛其身也及就學也要必曰我其為君子乎以君子自期則愛其身豈不愈於自期以壽乎期以壽則於身也有限期為君子則垂名於無窮且期以壽則既有限而又或不可必期為君子則既無窮而又可必也自期者不於其可必而於其不可必豈所謂善自期者哉然期以壽蓋夫人而然期以君子則非知學者不能也古人有言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又曰伊尹顏淵大賢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

情也復欲成其壻馬則所謂恒自振奮不欲後於人豈不信哉乃進頤而謂之曰古之記禮者百年曰期頤釋之者曰順養也人至百年無所不受其養也所以謂之期者人壽以百年為期也今宜志曰士期期乎聽之予則又有說焉今夫人之生子也必期之曰是必享百年之壽也以百年期其子者是愛其子也及長而學也要必期之曰是必為君子也以君子期其子則愛其子豈不愈於期之以壽乎人之始有知也必自期曰我其享

人是非能期為君子者乎可以為法矣期乎勉哉苟勿徒期之以有限而必期之以無窮斯所謂善自期矣斯不孤夫字之者之說矣斯能體夫求爲之字者之心矣是爲說

沈文權字說

姑蘇沈氏以雄貲鉅族聞海內有子名巽字文權簡厚寡默迺父伯凝謹於教子命之從余游間爲之請其字之說余不得而辭也觀其字之之義蓋取繫辭傳所謂

巽以行權者焉於戲聖人之陳九卦所以明夫反身修德以處變之道而終之以巽以行權權豈易言者耶雖然余則有說焉君子之處事莫切於巽也能巽順於理處事之道斯得矣欲巽於理將何所先其惟學乎夫學以究其理而巽順以行之無不可為之事矣故曰巽德之制也令巽也廕庥乎重慶之下方當其富有之年致其問學者有餘功資其問學者有餘力齋居清肅窓戶閒靚明師良友之是親卷帙簡編之是習則其學之成

也不有望乎雖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可以躐等進也故九卦之陳必有其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心不外而善端存守不變而恒且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自驗其力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以制事變其至於權極矣權豈易言者耶雖然巽也年富日益强學當日益進優柔巽入以至仁熟義精於事優游有餘裕此行權之義在體之何如耳用爲之說

陳巽民字說

吳有良於醫人之術者姓陳氏字仲原年登八袠矣而和厚恭慎其所業書在九家者流雖自有其說然其間有不能不涉吾書者仲原必尋其達道循階陟陀以求其所以然故其比他業是業者有通博之聲焉仲原之子希武恂恂殊敬飭見士君子未嘗有惰容士君子見之亦未嘗不歎其家庭之有素也希武之子曰謙既冠矣所筮之賔爲字之曰巽民三加有辭成人之道備著而其所以字之義則來請其說焉於戲謙名而字巽誠

有其說是取於釋夫地中有山之卦者之義也地中有山其卦名謙釋之者曰謙巽也以巽釋謙何也巽之爲義順夫理也謙之爲義有而不有也蓋有而有之屬乎私有而不有屬乎公公理也有而不有能順夫理矣此巽所以釋謙也然嘗觀於事矣有成而後毀也有盈而後虧也有盛而後衰也有得而後失也有而不有斯能有矣故謙之彖曰君子有終焉譬諸學也有若無實若虛則可造聖賢之域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爲泰則

難乎有恒足以見之矣今巽民得天與之美資承父祖之嚴訓名以命之字以申之既深切而著明矣巽民也宜益諟夫名之字之之義以毋忘父祖之攸訓哉

花用端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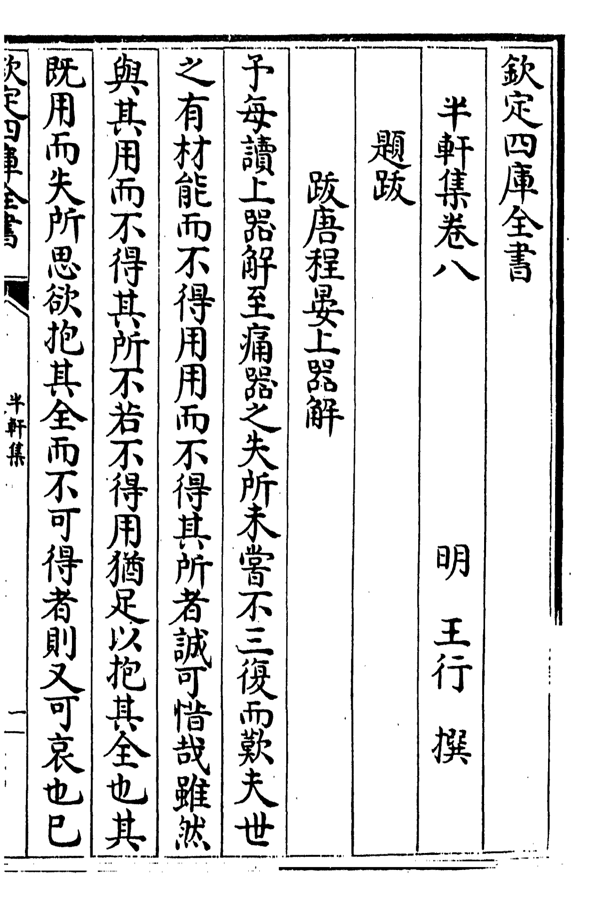
東邨花用端名本自南粤游東吳介余友劉陽湯時中來見且致其所以見之意焉觀其人氣貌沉渾動容周旋安舒而慎飭詢其年踰冠耳而志尚殊正樂從士君子游處一閒講說經義論古今事理輒歆歆喜見於面

因歎曰貴游而青年有若是賢耶固可以見其質之美矣聞而來告曰某之名若字既承君子之嘉惠而其所以字之義則有未之悉者苟得聞其義以佩服之斯至幸也敢請余然後知用端之質誠美矣能不為攄其説乎盖凡物皆有本也而本之為義實始於木焉夫本者木之所由以生者也故本之固者其木脩本之端者其木直既脩且直則材之成也足任工師之用矣顧脩之與直乃有不得而兼者焉然能脩而不直工師不顧能

直雖不脩亦弗之棄矣噫其直也非由於本之端其可得耶今字用端者因名以取義將不在兹乎且夫用端之資於家者有温厚之地賦於天者得懿美之質其本端而且固矣又何慮夫脩之與直不得而兼也哉雖然本固矣無使夫佚欲以撼之本端矣益加夫學問以培之始於其賦於天與資於家者無負焉蓋固而無撼則本日深而愈固端而益培則本日盛而愈端愈固而愈端則吾將見用端也良材之成與九九之木同致夫棟

隆之吉矣是爲說

半軒集卷七



半軒集卷八

明 王行 撰

題跋

跋唐程晏上器解

予每讀上器解至痛器之失所未嘗不三復而歎夫世之有材能而不得用用而不得其所者誠可惜哉雖然與其用而不得其所不若不得用猶足以抱其全也其既用而失所思欲抱其全而不可得者則又可哀也巳

纂宋系統圖跋

予觀宋之得天下非有積德累仁之漸特軍情之推戴出於一時無異於郭周之篡漢而其享國之久三代而下乃無及之者雖中葉而夷虜據華然不改宋號不移趙姓至三百有二十年是何由而能致耶益以太祖操殺人之柄而不嗜殺人太宗有驕侈之資而不樂驕侈真宗似嘗驕侈矣而不忘仁愛率由舊章迨乎仁宗四十二年天下之民幾於皡皡之世宋之為宋治斯亦盛

矣惟盛極而衰理之必至是以英宗以旁枝繼統乃生
神宗滋培亡國之基本紹聖改元正人盡廢徽宗得位
益徇所私假是以濟非戕民而侮敵宜若可亡矣而禍
猝厥身祚㣲無故雖蒼黃南渡仆而復興左枝右梧又
歷九傳而炎運乃熄於時論者莫不歎其弱而不振因
致其亡嗚呼弱而不振宋之所以為宋也使非弱而不
振果能必其不亡也哉周之卜世也三十卜年也七百
而後則竟過之是固以強而延乎秦自期於萬世而二

世遽亡是固以弱而促乎漢武强矣而當時有岌岌之勢其不亡者以樂極衰來之悔心能自鑠其剛暴之氣也然而蹀血禁庭骨肉屠戮至於望思亦足悲矣光武中興用柔道以厲風節洎其末世雖以姦操之强梁猶没齒不敢施其弑奪之計亦有畏於公議耳晉一海内其勢非弱也不四十年而主社稷者非復司馬氏之子孫也隋既平陳好殺滋甚繼以煬帝狼戾滛毒自以爲强也才三十年而楊氏不血食矣迹是而推使宋非弱

而不振亦安必其不亡也矧强之與弱得失有不待辨也蓋强者必恃恃則肆已肆已則虐人虐人則怨生怨生則天怒天怒亡必隨之矣弱者必慎慎則審已審已則愛人愛人人亦愛之人愛之天必祚之矣天祚之其孰亡之也哉若然弱者其終不亡耶非也弱之極亦亡然其亡也如水之涸猶有餘潤焉苟强而亡則如火之倏滅豈復存其煨燼耶此又强弱之勢也且三代皆聖王之後也不能無亡宋能必其無亡乎宋不能不亡而

其亡也猶有光焉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哲人蓋傷之矣今宋雖亡而士君子有未嘗沾其微禄受其一命者乃至終身不忍忘國恩自非愛人而人愛之又烏能致乎此哉於是可以見宋之爲宋矣故曰使非弱而不振安能必其不亡然今亡也猶有光也姑蘇王行既纂是圖而跋於後云

題張來儀懷友詩

古人之取友也慎所以友道恒篤友道篤故過相規德

相資而學相勵三者有矣又必憂其憂樂其樂非怨然如塗人也今人之取友也苟是以友道恒薄友道薄故面相阿枝相高而業相忌三者友矣至或樂其憂憂其樂反不得塗人之若也噫友道之不敦亦甚矣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謂今之人果無慕古者未必然也及觀張君懷友詩蓋益信矣張君處圍城中朝夕自憂之不暇迺能推巳之憂以憂朋友之憂形諸賦詠其於友義何如也且君學茂德修所著必爲世重是詩既傳則

於朋友之道所補不淺已乎此余所以感歎而具敬也三誦之餘謹書以識

題孫敏詩　惟學

自國風再變而爲楚辭又變而爲樂府樂府之變去詩人之意遠矣樂府近性情之正者亦多音節短促少寬厚和平之韵起讀者淫佚哀傷之思古人所謂不足以諷而適以勸也惟古詩十九不大遠有詩人之意爲後人所當宗然其閫域高深又非初學之士所能入此詩

又所以不易也晦菴先生教人學詩必從韋柳始以其猶間有古詩之遺意然韋得之多而柳得之少韋之所必當從也惟學聰敏有奇才方鋭於爲詩其録此卷偶多樂府體故以予之嘗見諗之惟學能持此質諸大方之家倘得正其踈謬則又望以教我

題唐應庚字説卷

顥西方色也西方之氣雖殺而實生若果碩則有復生之理也庚續也長續日之光所謂西有長庚者也唐生

名顥而字應庚其亦取於斯乎應庚聰敏好學方精於
醫夫醫也有生生不息之道其學也致續續無間之功
吾將賀生之不孤斯義矣玩古翁和易詳慎有子而賢
亦宜也夫

跋周正道行述

宋既南吳爲三輔近地故家文獻往往在焉入元日微
月泯泊更亂離零落殆盡始予厠跡士林前輩已不獲
多見玆老矣欲求文獻可得多耶數年以來頽惰草野

時一入城輒陪拙逸先生清論每聞前輩儀刑竟日不厭因復自喜雖不得見而知之聞而知之亦幸矣矧先生年愈尊行愈高而學愈勵所謂故家而不泯者乎嗚呼今亡矣將復何望哉然先生之子傳少予數歲能述其先德如此蓋亦賢矣則周氏之後非徒不泯其將復著已乎感歎之餘因書以識

跋湯氏先友諸帖

予嘗論寒酸之士非有所憑依而自致華顯以大其宗

者人皆以爲難而獨以爲易何也蓋彼驕心無自而生
而奮厲之志有所發也惟名門之子孫弗驕弗惰雖更
變遷能世守其業而無替者斯爲難耳自非有篤厚之
質學問之功其能邇耶長沙湯氏自大理少卿始貫異
籍四傳而至碧山先生以周官家學領咸淳癸酉鄉薦
入元仕至州判官一時交際皆碩儒鉅卿聲聞揚著所
謂名門者非耶碧山有孫完溫厚好學雖方匿其華耀
而確守家業蓋兢兢焉茲裒其先友翠巖龔公而下十

有四人與其祖往復書札凡二十餘帖裝潢成兩卷將以傳於永久而徵予題之曰愳先德之或泯也嗚呼若完者非予所謂難得者乎以泯其先德為懼視其家業何如哉使名門之子孫皆因是而勸焉則無慙於顏氏之訓而於風教有補矣遂為之書

跋端孝思草書

草書以二王為宗而法二王者每難於氣韻二王無大書或擴而大之則入唐人閫域入唐人閫域雖勿姿媚

而氣韻益難今人以氣韻姿媚論為一途殊乖書法孝思致力二王蓋久此幅雖大其體而氣韻譪然豈易得哉郭若虛云氣韻非師可傳此評畫耳予借以評書識者當賞其尤妙

跋芥隱信筆書

三山陳宜猷字猷可先浮光人高曾而下始居閩中世以文學著稱仕不甚顯猷可則築室茗溪之東林不復仕進以讀書事親為樂文筆甚優所著芥隱信筆且百

卷未及删治而終入元其書散佚吳有沈通甫者得其殘帙數十卷藏之通甫歿書復浸廢至正間予友唐自牧父偶於市人家見而閲之驚曰此書可備史闕乃爾錯亂殘壞耶即購之以歸方事釐次而其友張芸巳又得其首卷於杭併歸之自牧於是詳加考訂摭其要者二百六十二篇分為八卷繕寫成編此書是也予嘗怪元之有國以吏為治不任儒術之實雖嘗設科取士而天下之廣三年之曠僅取百人右榜復居其半故讀書

者不多而著述之傳於世者殊少良起後人之慨歎也然亦豈無山林之士抱道未伸而書以見志者以既無爲之揄揚於當時又無爲之發明於後世故不得而傳也如獻可者以世儒之冑生文治之時學裕才優著述宏富然此書也非自牧爲發之亦零落朽腐而已又烏知其足備史之闕哉乃知少文之時傳世之書不多得見無足怪也是則自牧之於獻可也亦可謂有功也已因閱是書而題於後云

跋鄭所南行録

右所南先生行實一卷吳門唐譓自牧所纂録也録成以示予予讀之至其末云公之行可尚惜無人為作傳姑記其槩如此因歎曰自牧之録此其有關於世教哉蓋先生亡國一太學生耳非有官守言責而享禄位之崇也顧其不屈也若是則夫受國恩承顧托乃俯首帖耳若無所與而諉曰運數有歸者獨何心哉先生遂至於終身坐卧未嘗北向則其秋霜烈日之難犯者益懔

乎其不可向邇矣故其殁也平日之靦然自欺而不能無愧畏於先生者方自慶幸又烏肯執筆以發揮之也哉此先生之高節峻行所以日遠而日亡也今自牧乃能括篇章殘廢之餘故老凋零之緒掇拾纂綴得不至於盡泯而世賢不肖用心之不同於此可見矣嗚呼使伯夷之風不聞於後世頑夫安得而廉懦夫安得而立哉予故曰自牧之録此有關於世教也歲癸卯三月書

跋謝疊山江東十問

公丁亥七月上謟丞相書有曰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貫實禍天下號為風漢正謂此書也使是時當國者有人心得此而籌之則宋必不亡奈何得此而讎之竟以亡人之國也後之讀此者乃服公之言有驗哀哉更百二十又三年為洪武丙寅跋

題貢獒圖

西旅貢獒一事見於周書已詳著矣有以見古人之寶賢而不寶物也爲是圖者非無意葢必有爲爲耳則觀

之者可徒視為粉墨丹青之玩也哉

題趙子固蘭竹卷

趙子固襟度蕭爽似米南宫時人謂其有六朝諸名人風致觀其筆跡所至超軼絶塵非踵常襲故者所可到亦非踵常襲故者所能識方得意時無一點王孫習氣惟知有圖書滿船探搜古秘烟雲水墨出入窅冥勝賞清吟惟日不足故其所成之梅竹妙趣層出展對之頃令人心目開朗睡思消而醉魂醒也雪堂居士嘗以清

雄遂爵評南宮書畫此卷亦足當之哉

題陳邦度詩後

詩先國風而後雅蓋風本時之歌謡雅則禮之樂章也學詩者不先之風無以見詩人發於性情之自然不歸諸雅無以識君子止乎禮義之中正此不易之序也邦度博學好問尤喜為詩然其所賦無論正變率多風體此編是也夫人之學與日進則識以學明邦度春秋甫盛其進猶月恒川增未量所止茍知其序則今日之風

皆他日之雅要在勉之而已披誦之意書以歸之

題周正道横山八景詩後

先人所藏在横山之麓予往來山中數矣山有八景故老傳頌頗久之東家東家曰八景吾家得之之西家西家曰吾家得之則是景也家得之而人愛之矣予舊嘗賦焉曰吾亦得之乎或笑曰子將為己有邪非己有己寓耳間以告拙逸先生先生曰吾亦為盧氏賦之矣嘻先生得之盧氏亦得之乎因題其詩尾以識一笑

跋東皐唱和卷

右詩一卷渤海高啟季廸蜀山徐賁幼文訪梁溪呂敏志學甫於東皐所唱和也初吳城文物北郭為最盛諸君子相與無虛日凡論議笑談登覽遊適以至於琴尊之晨鄉茗之夕無不見諸筆墨間蓋卷帙既富矣及更變遷相繼散去或顯融於脩途或隱迹於林野或歸復於九原而余亦來山中矣人生離合固有數耶如卷中三人季廸已逝幼文方守官河南志學雖時一見然掌

教錫山亦不得數相親與追維往昔能不興懷且此唱和時東皋去城殊不遠余復不能相從以陪談咏之後此懐又當何如撫卷慨然曷能自已三復披誦書以識之

題鷦鷯居槨賦

右鷦鷯居槨賦余友顧季友氏作也季友名諒隱居吳山之麓四十年矣早歲多從故老游見聞殊廣而謙抑若無所長兹賦蓋自况也豈固然哉亦深以自緼耳老

氏曰知其白守其黑李氏似之非耶余讀其辭而愛之因題於後云

題朱彦修風水問答後

君子之所謂趨吉避凶亦鄉善倍惡修人事以順天理而已天理平易而正直人事亦惟平易正直焉可以順之順天理矣果吉若凶所不計也公劉之遷邠擇地利以便民居周公之宅洛承先志以服土中耳民居既奠先志既成人事至矣順夫天理孰過於此若曰定形局

而必於是而期後脩之有天下立方向而必於是而期祚致八百年之永者豈足以爲公劉周公也哉丹溪之爲是書深斥卜葬之非可謂不溺於流俗矣而於居室乃拘拘焉爲是委曲煩碎之説旁引曲證謂必爾而吉不爾而凶若無毫末之可違者固乎易正直之所爲耶且夫陰陽五行有自然之運或爲菑咎良非偶然惟德足以消弭今乃以力勝之非理矣此又見其不能篤於自信也孔子曰致遠恐泥丹溪其泥者哉

跋韓處士壽藏記

死生者晝夜之道原始反終而知其説理有必至焉者且虆梩掩之之後其事非獨爲親當然爲已亦當然蓋已即親之遺也則壽藏豈爲太早計乎韓君之言曰吾親吾已藏之矣吾親之遺雖方處乎晝要必及乎夜耳及於夜而不得見其所藏吾其果安已乎此藏所以作也嗚呼君可謂能致夫深長思者矣能致其思於身後也如是則身之前又寧至有樂正子春之患耶是文也

他日傳諸後胥後胥其當益致其謹哉

書元裕之論文訣而題其後

右遺山元好問裕之論文訣雖云論文實看文字法也惟作者能知作者之苦誠非易事然苟能字字求之則用心亦精矣所謂作者將不始於此乎古有云讀書一目十行又云目數行下又云五行俱下皆史文耳先儒曰讀書只怕尋思推究者為可畏如史所云何足畏哉金生澂學爲文辭方於古人文字中求其法制故書此

以貽之而幷識其後云

書嚴誠則事跡卷

忠孝兩事其實一途君子不責其能兼亦未嘗不貴其能兼也能盡其忠斯全其孝自非見之明守之正卓然有立毅然不回孰能爾哉古所謂照映史策令後世興慕仰者非斯人之徒歟今讀嚴誠則上監郡書幷觀其扞禦事迹葢所謂能兼者誠則始也陳欵懇以白其兄之罪實出於天倫之情終也令族屬以舒其鄉之難又

發於忠憤之氣雖成否在天而義則由已若誠則之事傳諸方來簡編焜燿矣宜其嗣人文學起家出宰百里首途如此致遠可知況長洲又懼其先德之湮録𦵏後胥其賢又可知矣天恒報施善人於玆其可見哉

題周草窓畫像卷

宋運既徂吳有三山鄭所南先生杭有弁陽周草窓先生皆以無所責守而志節不屈見稱前二十年時獲瞻所南先生像於吳門唐氏所南孤𠡠嚴峭有凛然不可

犯之色觀其終身未嘗北鄉而坐可概見焉今獲瞻草窻先生像於長洲沈氏草窻豪偉秀逸有飄飄邁俗之氣觀其自贊之辭可槩見焉二先生姿韻雖殊要皆介然特立足以增亡國之光者矣晚生後學不得親接其言辭風範於當時乃獨於其遺像以想見其人可勝其歆慕也哉沈氏字伯凝家多法書名迹而尤寶藏此卷云重光作噩良月丙午望

題彛訓堂手卷

學校之設天子之政也學校之教聖人之言也聖人之言豈出於天理之外天子之政又豈出於聖人之言之外也哉衍洪範者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嗚呼天下之常理天下之大訓非學校於何以明耶學校既明之則庶民是訓是行之效可致矣此金侯子肅所以扁其縣庠之堂爲彛訓也侯用儒術起家出宰百里觀其名堂之義可以見其報本之學矣

題張繼孟所藏歐文後

余年十七八始獲厠迹士林中日從先生長者之後時張君子昭已六十歲矣君家多藏書游道甚廣大夫士咸禮愛之丙申寇攘書多散失事既定君子芸已漸復購收幾及於舊而辯攸盡取之矣芸已没子肯繼孟志復收書一日持此卷來告余曰先大父四十四年所裝書也手澤存焉蓋散失後先人未及收者今得之矣噫書之存亡亦有數乎使已收之則既燬矣以不幸不得

於當時乃幸得存於今日豈偶然哉繼孟能不忘其先購得而喜其亦賢已因書以識之

題蓮峰易先生墓後

右番陽周公伯琦為廬陵易恒書其曽祖蓮峰先生墓表篆書一十二正書二十六初恒既得此書兵亂隨失今復購獲之且勒於石而裝褫其蹟為卷徵余識之按蓮峰名斗元字復之一號太初葬崑山之南與劉龍洲墓東西相望嘗觀其家藏宋進士野水陳諤詩以為蓮

峯才氣絶似龍洲同爲廬陵人雖先後不同又皆年五十三而死所藏相去復甚近故為一詩以弔二墓云嗟夫龍洲雖自負才氣遨遊諸侯間竟放浪無所成晩家崑山無嗣以死至今荒塚埋没荆蓁野蔓中遽欲尋而不得先三十年時有守是州者嘗爲表之而人亡政息石旋以仆今蓮峯身没百年乃有曾孫能於艱難困踣之餘成此大事亦可尚哉是則才氣鄉里壽年三事蓮峯可同於龍洲而有後一事龍洲不得同於蓮峯矣嗟

夫蘇長公云世事皆尋常惟有後足以慰意其至論耶

錄絳守居園池記而題其後　唐樊宗師作

記所以紀事其義必因文以達之蓋欲人之知解也而務於怪僻晦澁其辭使人讀之不能了了又豈為文之法哉若絳守居園池記是已韓子稱紹述於辭大得又稱其文從字順必非指此蓋言其所謂三百九十一篇之類耳惜乎其未得見也此記解不解非學者之急務然今錄其本者欲因其已見而冀得其未見者也

題趙子昂畫卧雪圖

袁邵公雪中閉户將何所求令之造之固無加損於公亦無加損於令也而遂相傳以為美事美時之可尚耳或者又惜令亡其名亦不煩惜也使公與令聞余言當相顧一笑既畫之八十四年澹如王行題於翠巖而下十有六人之後

題陳子貞楷書後

古人自待之重恒於其所為見之不在事之大小也明

道先生作字時甚敬而荆公書每如出匆遽中荆公非自待之輕者而爾雲谷叟所以謂其不可曉也此即是學之訓後世惟當確守哉貞翁此幅可謂能守兹訓者矣

題白庵卷

白之爲色一也而古有堅白同異之辨君子葢無取焉然孟軻氏乃謂白羽之白非白雪之雪白雪之白非白玉之白何耶其旨則有在矣今夫白羽之白白也黔則

見其變焉白雪之白白也釋則見其亡焉其白固足恃乎惟白玉之白也磨之而不磷涅之而不緇不緇不可使之變不磷不可使之亡不變不亡則其白也斯可謂之白矣時仲以白名庵其義果安在乎噫時仲儒者也其必得孟氏之旨哉

半軒集卷八

半軒集卷九

明 王行 撰

墓誌銘

陸均序墓誌銘

均序諱庠姓陸氏均序字也蘇之吳縣人祖諱某妣陸氏父諱榮妣姚氏生元統元年二月庚戌卒洪武十三年九月辛亥年四十有八娶唐氏丈夫子五曰鑑權濟煥垣女子二曰住奴小奴孫男一曰靈童唐氏暨垣先

卒卜以是年十月庚午合唐氏兆葬縣之靈岩鄉山尨花塢之原其將葬也鑑以狀來乞予銘予於均序葢未之云識也而鑑嘗從予友游因鑑而推其所自固以知均序爲可銘焉且夫富樂耆壽人之所願也又未若有後之爲至願者葢樂壽僅止其一身而子孫乃繩其後後繩其後後胥吾宗其衍矣今均序年幾五十非夭也寢疾以歿考終也而復斂以禮而葬以時子孫冠衰哭踊哀送人而至此亦何憾哉銘曰

少年浮湛同里閭壯而自振事乃軀鋤荒薙蕪忘勤劬灌溉瘠磽成沃腴瀼瀼雨露爰復濡有秋遂底充侍儲囷云自息異厥初根培坻壅固爾株由來禮儀與有餘長子挾策從師儒含飴抱孫斷晚娛天畀至止迷其衢吳山蒼蒼蔚杉櫧骨肉復土魂游虛幽堂永古諒不渝有銘在刻其徵諸

宗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本先字景明姓宗氏先金華人宋名臣有贈正

議大夫觀文殿學士謚忠簡諱澤者葬京口之馬鞍山其九世祖也有朝奉郎通判泰州諱如圭者從潤以守先塋因占籍焉其五世祖也有知光山縣諱有大者其曾祖也入元有句容尉諱彛平江路録事司典史諱昌者其祖其父石其母氏也處士始由丹陽侍父來吳居吳者餘五十年年七十有四以卒實洪武十四年十一月癸卯也娶陸氏子男三人曰某某皆先卒女三人曰貞寧壽寧適陸某先卒壽適衛某貞適李勤勤有孝行

良於文卜於某處某山之原以是年某月某日奉處士
葬狀來乞銘予與處士雖居一城而相去不能近然時
一相見接其動容辭氣亦足以得其人也處士性恬易
為事不近名守己有方足跡未嘗為勢力造諸毀譽戚
忻時妻之酒不膠其志於得喪環堵之室几榻蕭然泊
如也通易春秋旁及子史百氏究探義理老不少倦早
獲知於虞翰林集授以為文辭法故所著述不違矩度
尤深於詩今所存凡若干首嗚呼處士有足銘者已銘

曰

忠簡之業史編赫然忠簡之藏潤其永傳從家守瑩泰州府君潤之有宗金華之分丹陽潤邑處士攸宅從父官吳遂從吳籍餘五十年棲遲衡門義理簡編咏歌俎尊語隱顯焉雖以時異學行之求毋忝先世命數有終寧復苟延手足既啟歸之以全卜吉於原有温其土銘爾幽室允兹終古

許能翁墓誌銘

能翁諱運字榮達姓許氏能翁人稱之也世為蘇人父丕之母閻氏生元大德丁酉年八十二洪武己卯十月庚申没翁朴厚無外飾早失怙恃艱勤業食與衣不得事於學然知學之必當事子之必當教觀右腕亂攣不為用翁曰汝支雖廢心目固不廢宜從儒先求知為人之道無復類若翁也觀因得日隨士君子杖屨游學庸而進居闤闠中甚隘一樓廣不能踰常而汛埽殊潔才人墨客至其上翁時致殽醴令子將勤敬意客有狂者

高踞濶談縱肆無忌翁令曲意順之客知亦懼而悔且歎曰翁能事乃爾耶能讀如耐謂忍事也能翁所以稱焉翁少而壯未嘗識官府門衰而老未嘗出城郭門惟惴惴以虧體辱親為懼然事遇順逆亦不易以戚易以喜鄉里人卒自謂弗如是弗足稱能也已翁之配仇先八年卒子男一即觀也女二哲適吳智適孫孫湯陰主簿諒也覲卜以是月壬申奉翁葬吳縣光福里鄧尉山之原而仇合祔焉銘曰

古稱有容斯德之弘繄學者之功今翁能耳實容之邇繄其質之美惟能之為詎特全其歸子復賴而子賴伊何後彌克揚邁古之藏永固以藏猗惟翁之光

元故蔣處士墓碣銘

行友蔣君卒之明年其子男辰復以病死行痛傷之嘆曰天胡忍於君如是極也謂天不與善人耶仁者必有後以君為非善人耶君固未嘗為惡也天胡忍於君如是極耶君未歿時以行有忘年契引辰示行曰瀕老得

予計不能自教是兒成立有望於吾友焉行曰史稱嘗活人者後必大君活人多矣何憂於後乎於戲今辰乃死史爲無足信已君之殁也行亦方病甚弗得治君喪及起往奠之其家已用浮屠言燔君匶而沉其骸矣行大悲恨然不可奈也因思惟督辰有成光其先業使君無恨死庶塞區區責耳寧意辰今若是復何望哉雖然苟勒石著銘表君之行義以昭於後使君不終泯泯猶可以少紓責乎而是也行何敢怠焉於是舉君之槩謹

序次而銘之君諱國光一諱太嘉字仲賔江陰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某字清之卒官建德郡從事母某氏建德君深於醫又善越方能著物虛空中不墜畫禽鳥壁間令翔舞使鼎中物蒸蒸自熟可喜君欲學之建德君曰特狡獪耳醫有活人功是可學也乃出書授之朝夕爲講究其要君醫遂洞精矣後來吳人未之奇也有老兵行泣道上問之曰子爲魅所憑莫能治死也君爲往視病子方躶踞瞠目大詬且毆人醫不可近君歎曰易

與耳即令其家兒舍後斵大螾數十爛擣投水中去泥以水遥示病者病者見水遽起持飲未盡隨溺然卧更與藥瀉之瘉里人大驚從是有聲矣吳醫葛乾孫通敏有才辯數愈人奇疾名甚振松陵人父子俱病君與共診之葛曰父可起子法當五日死君曰父夜半死子明日午死葛不信從衖難君君但唯唯是夕共寢其家夜半父昂頭須粥葛蹴君曰死猶能食乎君不應粥未就果死明日中子亦死葛大慙服一豪家奴病傷寒朞月

體兢兢而振齒相擊不能成語醫環視束手君後至呼曰趣取羊肉來群醫咍曰傷寒大忌羊肉也君曰諸君第毋言以羊肉斤許熟之截取中大臠别用水鬻良久取湆一升啜奴戰止汗大出瘉其術異於人皆此類君性剛然慈愛人疾家貧不敢致君君自爲治富家來迎或小拂意終不往是以全活甚多而家不益裕君嗜書老未嘗倦所著有傷寒疑日活人書正譌傷寒鈐括親驗方等數卷至正十七年三月卒年六十一娶某氏女

二長適某次適某男一妾某出即辰後君十四月没又一月始勒銘樹君家祠中當明年五月也於戲以君隂德之多揆理之常宜昌厥胤顧至於無嗣焉何也豈理或多變而不常乎亦有適然而不由於理者乎何他不逢而君獨逢之可哀也已可哀也已銘曰

善而道天所與兮惡而窮天所阻兮伊理之常吾所據兮惡而休其躬善罹禍於凶吾將孰從吁嗟君邪適離兹邪爰刻我銘慰君之悲邪

呂府君墓誌銘

君諱梁字某姓呂氏其先世為唐著姓代有聞人自許國文穆公蒙正以相業顯宋淳化咸平間宗族遂蕃盛世居開封後五世有安者避靖康之難始來安豐之霍邱家焉霍邱生贈太傅青青生志暉及全志暉某官全贈太師太師之孫文德當宋季以材武立大功官至少傅武寧保康節度京湖安撫制置等使封衛國公其族益昌大而某官更二世至武義大夫諱文旺於衛國為

再從兄則君之曾大父也武義生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兼司選舉統制官諱師才以守江州歸國朝獨後官止明威將軍管軍千户使將泰州故今為泰州人明威第四子諱君鑄妣周氏實生君君生長富貴家不事生業日馳馬從犬鷙擊獵為樂然遇人能敬謹視下慈惠因得人懽心亦頗好為義鄉里有急多赴之伯兄果早亡有子珍甫睟君鞠育教誨期於有成而珎倜儻豪縱不就羈束雄潘鉅都足跡四至嘗遊燕趙歸不時君

恒慼慼葢憂其兄之後也及㳽貴顯歷官江浙樞密行

省兩府為外宰相養祿之崇君皆及享之故晚年之樂

尤優游而自得焉至正戊戌三月壬辰以疾卒於吳年

六十三娶姜氏子二良彬良杰女一佛奴孫男一思讓

㳽與良彬卜兆長洲武邱鄉大梅墩之原將以是年四

月庚戌奉君葬來乞銘銘曰

有鉅之宗曰惟呂顯於宋初國封許自兹以還纘厥緒

衛國之功肖伊祖事業之殊文與武時安若危亦異處

衛國從兄為武義後入國朝者其子明威之官襲兩世君雖小支實其系生逢太平承世貴策良駕堅適惟意晚年之樂猶子致蓋食報焉良有以天年告終其定數體全而歸復奚慕武卯之原瘞斯固我銘諸幽期永古

亡友王君墓誌銘

至正二十六年夏六月三日余友王君仲應卒渤海高季廸來告余相與走其家哭之有嫗抱嬰兒牖下余顧之益悲初仲應病臚鼓每作輒困劇嘗指其女瓀哥謂

余曰不幸無子又病若是即死是能繼吾宗乎語已泣下余慰之人孰無病病須瘉子年甫壯行有子無憂越三歲而嬰兒生仲庶喜抱樂余曰果如子言吾胥幸不絕可無憂死及仲庶卒兒生纔十有六月嗚呼天既畀之而復靳之不使之見其有成人豈非命哉仲庶母甚老子甚幼若不能無遺恨然母老諸兄賢可養子幼家有產可恃以育而長徵茲二者冥冥又何如恨耶後十七日其兄伯時來請余二人曰某之亡弟獲交於二君

也久知之無深於二君者合以某月某日葬某所某墓非二君銘誰其銘敢請余辭李廸曰伯時言是也然我識仲庶久於子子宜銘勿辭按仲庶名隅仲廉字汴梁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鑄咸匿耀弗著母某氏娶郭氏年三十有五女一即璚哥未笄男一即嬰兒名瓊林仲庶性至孝有才氣先習舉子業未成棄去用其才為古歌詩疎奭新麗多見稱於人觀其論議言說蓋欲有所爲使其聲流於後與古聞人侔不獨詩也學且

進而病作竟迄於死悲夫銘曰

賦其才廼抑其施予其後而奪其壽天乎天乎斯莫究

醫學正周菊所墓誌銘

菊所姓周氏吳人菊所其號也高曾本由武弁顯至大父洎父皆讀書事醫爲業始以儒醫名菊所因復仕爲平江路醫學正大父號菊圃父存菊故菊所之號以紹其先焉周之著於吳自宋迄今八世矣言鄉邑舊家宗族之蕃必及周氏菊所實爲之大宗其家城西南畤高

閭大居閭里相接歲時合族昭穆在序冠裳簪珥堂室燗然而翁所雍容怡愉仰承𩔖邺稱其所以為宗子者雖没猶能入人想象也翁所之嗣曰瑾尤兢兢善振飭常自言大宗在我能無砥礪乎因亦係翁於巖以自命其志可見已古多隂德者後必大醫固多隂德周氏其當益蕃耶洪武十九年冬十月瑾遣其子樠致辭於余曰瑾不幸失所怙者十五年矣先人斂五日而報葬銘有弗暇爲也兹重不幸是月丙戌母氏又亡將以甲午

祔於先人之兆瑾方衰絰苫塊禮弗可違敢泣血稽顙具先人行實令黼請銘焉嗚呼欲銘而父母予雖靳弗之能靳矣按狀翁所諱繼周字仁之祖諱子華考諱觀光妣初再皆陳氏生丙申正月丙申卒辛亥八月辛巳年七十有五娶鍾氏繼室田氏鍾年幾十有幾先卒田年七十有四今卒子男四長即瑾次琰璵琬女五壻曰朱中張忠褚彥盛榮劉序孫男四黼黻晃金陵狗女三曾孫二吳縣至德鄉沙涇村之原則周宗之塋域也爲

之銘曰

德積於陰人弗能知而亦不自知也於子孫乃始見焉

周氏之久而益盛其見者乎衣君載云利人而人不知

者必受其福斯言有徵矣莿所之藏其終古哉

洛下邵君墓誌銘

君諱光祖字宏道姓邵氏由康節居河南運使葵捷為

監簿來番昜七世三遷而為江東人監簿諱潛曽祖也

其諱德初祖也諱信父也母氏則華馬父宦於吳從游

吳頗久故雖交道廣而江湖無定居然熟吳人爲多而
視吳猶家也性夷易無勾曲畛畦於人不事迎合亦不
致忤好讀書求義理不厭有得樂以教人或迷於它岐
必諄諭振挈歸之於道生七十五年矣洪武八年夏六
月癸丑時主城西陸安氏天劇暑方病熱稍間聊出焉
頃即還曰我躬兢兢寒不能支何也安爲速醫至巳伏
枕汗大寫如溉醫視之曰不可爲巳遂卒娶沈氏再娶
輒死竟無嗣謀其所以葬者皆其友也有徐左嘗館之

於家至是曰生吾館死吾葬塋兆吾責也李敬嘗從之游至是曰生吾不能盡館之道死吾當奉其主也謀定卜日得七月辛酉卜地得吳縣光福鄉鄧尉山之原謀其葬者相與來乞銘銘曰

因其友以見其爲友因其弟子以見其爲師有諸已者如是獨無後也何居已而已而厝於兹噫

學齋張公墓誌銘

學齋諱畦字芸巳姓張氏嘗以種學名其齋人因以學

齋稱學齋之先家汴有官御帶者女真亂華時以其職渡南遂爲吳人祖杰官秉義郎父雯不復仕以儒業居家富於書尤多奇志僻傳故聞見殊該洽學齋幼服庭訓不懈於學攻文辭通胡氏春秋資性恬夷於物少致忤以道義自適每賓朋過從情與勝遇輒熙熙然晨夕一日謂余曰獲承先德廕庥棲遲文墨忽不自知今年之爲五十又一也曩之所懼以先配無嗣今再配之子已冠而昏後其有望矣噫孰知其言無幾何而遽死乎

洪武十九年學齋之柩在殯歲星一周已而再配朱氏卒其子肎卜地於縣之太平鄉姑餘山之原將奉二柩葬具狀來乞銘學齋余友也銘可辭乎狀稱歲甲子十月辛酉甲寅八月壬寅學齋之始終也歲癸酉六月辛巳丙寅十月乙巳朱氏之始終也朱氏終之八日壬子則二柩之封日焉嗚呼張氏易武以儒傳子洎孫迄今無少替所謂後其有望者是已然肎也不惟是也又有克孝之聲焉亦由學齋能奉其親故也子父繼以孝聞

其不可尚也夫其不可銘也夫銘曰

惟梁有張遷呉以居武弁之雄化爲文儒文儒之教父

蹊子蹈旣纘厥家復踵斯孝姑餘之藏允固以藏繩繩

來嗣伊孝不忘

徐文質墓誌銘

洪武丙辰三月癸巳姑蘇徐文質氏卒其孫本踵門告

曰遘惟閔囍祖考傾背實不肖累夫復何言惟吾祖之

殁也生八十有九年矣而鄉黨宗族無不惻愴悽斷惜

其逝而不留者蓋吾祖資性平夷内無隱蓄思輒見於言爲事徑情𠏉勾曲計慮故人多信之久復致懷也人也懷之如是爲之子孫者如何且吾祖之生遭家浸微早亡所怙恃能自樹立力於艱勤迄有今日也不然後人將何賴哉兹兆既卜吉矣本因自思其氏繫里居死生歲月固所宜慎然其必當示諸子孫而不可泯者盍亦致其慎也故徵諸文筆發焉敢拜以請嗚呼本之言可謂能知本者也能知其本情在可嘉不得而靳之矣

按狀文質諱彬文質其字世家吳居善樂以輔醫術考諱叅妣蔣氏娶盛氏先卒子曰肅義哲謀時孫男曰瑛瓚本琭謙祁進璟珣南瑋瑋為將仕郎衢州衢山丞女曰英適王旬芬適王琳芳適雷原蘭適張仲楚蕙適郎進蘩適盛繼先曾孫男某某女某某子若孫凡三十人而早世者肅謀芬蘭在遠者義瑛瓚謙祁珣居官者瑋其生元至元二十九年壬子其葬是年三月丙午其兆則吳縣胥臺鄉黃山之原也嗚呼徐氏其將益蕃乎觀

於其孫子可知矣蓋夫人也得於天而幾於五福者雖難猶易也至於既與之安富以樂其身復與之子孫以蕃其後則豈易而得哉若徐氏也可謂不易得者矣乃銘曰

勤而有謹而守介其壽蕃其後人之然兮天復厚緊銘爾藏斯永久

沈茂卿墓誌銘

茂卿諱森姓沈氏茂卿其字也世吳人祖富父榮妣渠

生元天歷二年蜡月壬寅卒國朝洪武九年如月戊辰年四十有八娶程氏子男一人經女二人德徽德㣲卜葬地得吉於長洲縣尹山鄉長山之原卜葬日得吉於是年蒱月甲子將葬宜誌以納壙中遂誌而銘焉銘曰嗚呼茂卿其没也耶茂卿之病也爲之琴者曰胡苦吾家翁耶寧吾病毋病吾家翁吾懼吾無以依也爲其交者曰茂卿友道不譸也雖偶嬰於恙善可恃其必有瘳矣其父兄者曰吾兒非常兒倫也其於親也篤矣天豈

固疾篤於親者乎年甫踰可無憂也嗚呼孜諸其孥言是能慈者也質諸其友言是能信者也其父兄之與之又必能孝弟矣况夫廹者之歸之爲紓其難匱者之告之爲濟其急耶嗚呼今死矣果何如也耶葢可恃者理之常不可恃者理之變理之變始見其命焉嗚呼茂卿之死也是非其命也夫是非其命也夫

先君墓誌

先君諱懋字盛甫世蘇人姫姓王氏也歳在甲子寫甲

辰月在時爲冬仲日之幹爲丙支同乎其歲此其生之
始也距生之始年七十有二歲卯月酉戊子朔其生之
終也筮葬日得吉於是月巳亥筮葬地得吉於吳縣靈
岩鄉橫山之原娶羅氏子二長行次濟濟先卒行不肖
孤也嗚呼不肖孤弗克自修愆郵深積罔極之恩莫報
而凶孽延於先人可勝痛哉且先君子之德非不肖孤
口之能易陳筆之能易志不敢置辭於間也惟其歲月
不可不謹故托諸堅石焉嗚呼痛哉痛哉不肖孤行泣

血謹誌

沈榮甫墓誌銘

榮甫姓沈氏諱榮世為蘇之長洲人考富妣曽生於元大德十年春正月閏之甲申卒於國朝洪武九年秋八月之壬寅得年七十有一娶葉氏先卒丈夫子二長森次彬森先七月卒女子四德淑適何德美適張德儀適周德誼適錢皆同郡也孫男三經綖紳女二徽徵以九月甲子葬尹山鄉長山之原嗚呼榮父考諸其鄉蓋所

謂善人者矣初榮父之先君子游於故侍講袁文清公之門公每嘉其敦信義時楚之長沙攸縣人馮子振方張聲譽號海粟以文翰自矜許來吳必主之深加愛厚爲大書積善二字殆以表其志也及榮父持家政迺築堂構宇以馮書揭諸題間既以承大先志又以勗其後人是足以見其好善之心矣故得優游暮年克享耆壽臾然委順全之以歸亦可以無憾矣宜銘曰

好善人之所同為善吉之所鍾吁嗟而翁緊善之從天

年既崇全厥終銘辭永古昭幽宮

湯碧山妻范氏墓誌銘

范氏吳人魏國文正公十世孫也生而秀慧長儉勤自持父爲擇歸宋大理少卿瀏陽湯公六世孫碧山先生名儒也以名門女女名門人思覲德然其禮法素馴又益修儀度賢聲斯著矣既而養子納婦抱撫孫甥而偕老君子士友閨門槩則焉年八十三洪武辛酉八月庚寅朔以疾卒並得其月甲子祔先塋於長洲縣武邱鄉

震山之原子完來以銘為請銘不易為也然豈靳於名門之懿耶因遂閱其狀焉狀云諱伯愚字元魯考諱文英元教授吳郡祖諱邦哲宋司法淮安軍曽祖諱慶宗知循州軍府夫名郁子名允名勉名完孫名述名近孫女名惎曽孫則惎惎也銘曰

慧女賢𡢃慈母壽祖天畀人修兩無負歸諸幽允終古

全仲莊妻趙氏墓誌銘

伯趙名宜淑汴人其先宋宗室也穆陵入繼大統封母

弟爲冇福王國亡元授王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大司農降封平原郡公實其曽祖也公生孟桂中奉大夫檢校大司農平原郡公其祖也中奉生由珽奉議大夫知濰州其父也曽祖妣秦國夫人黄氏祖妣平原郡夫人吳氏妣夫人馮氏伯趙生貴家能循姆教年二十歸京兆全璧璧字仲莊穆陵舅氏贈太師封昌王名越之元孫也昌王昭考追王於越名其生慈憲夫人及王慈憲適宋室越州會稽尉名希瓐是爲榮文恭王實穆陵所自

出也昌王之子贈太師封和王名昭孫生女又配紹陵為仁安皇后而紹陵實生於福邸則全趙之昏舊矣今趙乃復歸於全也全氏入元貴盛少衰而禮訓弗替伯趙處閨門堂室閒殆無違度而教子有母道焉吁有自哉歸全三十有一年當洪武三年二月壬戌上推其始生延祐七年十一月壬寅爲年五十一而卒子三人從善從義從禮女二長適趙文次在室孫男二棊棊時方僑乎吳不克歸葬會稽先塋之次以十一年之蜡月庚

申厝乎長洲縣陳公鄉上苧濆之原銘曰

以懿之姿生於貴族以懿之訓成其婉淑生有其質訓復文之婦道母儀尠忒厥施尠忒厥施克相夫子子以洎孫永延於嗣苧濆之原以固以臧永兮終古銘昭爾臧

張仲良妻周氏墓誌銘

周氏諱性端吳人父諱譓母許氏延祐庚申八月甲戌生生二十三年嫁為同郡張仲良妻妻仲良四十六年

年六十八卒洪武丁卯六月戊戌也子男二曰堅曰介女一壻錢衙孫男基女媛以明年四月辛未葬吳縣靈巖鄉南周村之原從吉卜也惟仲良資性和易處鄉里以善人稱而内贊之賢往往在人口耳子堅於父亦殊肖子介家居時兄弟之相親愛怡怡如也及介以儒學起家為荆州護衛知事勤於其職美之者必原其父兄家法之懿而母夫人之助實多焉仲良夫婦年相若而意復相順桑榆之景歡忻夷懌人方羡之而疾竟不起

矣嗚呼傷哉雖然死生晝夜理之常耳矧年登七袠享榮養者幾十年迨夫歸全夫子婦孫憸怛哀號碩乎其臨窆人生至此宜無不滿意矣系之銘曰

夫與和我柔爲之婦子與孝我慈爲之母彼禮彼之施我道我之務此生之養也榮而歿之藏也固幽扃既安古復古

全士宜妻張氏墓誌銘

京兆全士宜妻仲姬諱靜圓其氏張也張氏無别系一

出晉公族蔓延東南在吳為尤著仲姬今長洲沙湖人也祖諱祐字吉甫父名裕字裕卿仲姬生慧悟事多領解動止輒得翁意指既長翁益愛之為求佳子弟為之壻得士宜遂妻焉妻士宜八年年二十三生一子觀矣洪武八年巳卯正月二十七日病卒庚辰蜡月二十八日葬縣之陳公鄉上雉瀆之原全氏先塋之次也嗚呼惟全氏宋后家族既華貴雖再易代至今為名門家世相承皆安守順處故士宜殊巽順而仲姬之夫夫婦婦

則固良矣顧乃年命不延遽然殞瘁可哀也夫銘曰

時陽春兮嘉卉萋曰有儷兮同厥荂儷伊何兮匪庸彙

前朝戚里兮令名家叶惟根柢之厚深繄柯條之發舒

沭雨露之芳潤滋膚理之鮮腴夭夭其姿灼灼其華並

乎夕秀齊乎朝葩倏霜霰之載加遽一生而一徂徂云

已矣生其奈何悲霣珠於淵泉傷委玉於泥途孜之彭

殤短脩自殊爰有命爾詎人之謨雉濆之原巳厝先姑

既安且寧其從與居

沈氏幽堂隧志銘

姑蘇沈經思則家長洲之尹山和易端謹人也恒服先人之訓慎黙無易言家素脩於禮戶庭之間雍容怡愉而静密嚴敬歲時儀度内外秩秩思則自幼習之以故親禮賢士夫彌復周謹君子嘉焉自其祖父繼没年甫十六七固已力持門戶人以爲難能黽勉自程有舉無墜雖云先德所施理宜有在而其勤敏淬厲克自樹立亦可見矣已而竟以體故罷羸不任憂勞之交至而嬰

沉痼之疾焉洪武二十一年春思則於是三十有九矣來告余曰經之獲親杖屨也久每竊自慶今疾勢日强度終不可爲已爲身後之營矣昔祖禰之藏咸沐誌文之寵足以爲不朽之託經如不起當從先兆之次先生必憐而畀之銘然及其微息尚存使得一瞻夫濡翰斯含笑入地矣予聞而興慨因謂之曰覲子之志豈欲豫銘其藏耶言未既思則矍然興之曰茍若是則他何所僥望哉嗚呼思則其誠達者乎達者之志則吾固當成

之矣遂不辭而爲之銘曰

惟楚葉公原夫氏之祖也大父諱榮厥字榮甫也諱森字茂卿氏程氏章父而洎母而少母以祔也娶徐繼金六禮所婣也徐生曰疇沈宗之胥緒也至正後庚陽月壬寅緊其生之初度也揆理之常壽未渠央迄莫違於定數也原始要終若旦夜然生不諱死之故也長山之原實惟先塋他時之所當祔也銘後幾年歲某月某日某於焉以安厝也土之亢而温閟之固而深日吉辰良

其終永祐也

唐氏壽藏銘

吳閶闔之居有唐氏焉好藏書多竒僻傳記雖去予家亡數里而時造之其善予者曰自牧氏自牧名允謙性簡直審慎交際而於予則未嘗留所緼蓄也間嘗談其先世之盛族屬之賢而詳及其祖東嶼翁之學行不覺起予之遐慕焉及自牧遷家濡溪方懷之不置而予友沈起宗氏爲其外兄子高甫持事狀來徵文銘其所營

之壽藏閱其狀正東嶼之孫而自牧之從兄也予因詢自牧近候起宗則致子高之言曰某之家世載蘇之版籍舊矣高祖而上遠難遽攷其得考者曾大父子男三人大父子男四人而某之伯季數亦至五蓋非單弱之族也變更以來日替月陵庶系旁支益就澌靡故大父之遺體惟自牧與吾自牧雖二子得孫輒失之今在遠亦死矣鄉里所存僅某一身胥嗣無涯而年幾八十朝夕相依老夫老婦而已苟不豫以圖之一旦斂手足形

歸復於土而世系浸聞則吳門唐氏非特其人泯焉其聲亦漸焉絶矣玆勉龔趙臺卿司空表聖之遺矩兆窆已成敢乞爲之銘以垂不朽則某之至願也予一聞是言三復悲歎既傷自牧之永逝又善子高之慮遠遂不辭而爲之銘按子高名允升曾祖居士諱某號默庵祖省元諱士昌號東輿父諱良知號菊莊母孫氏妻龎氏名貞靜子高生延祐乙卯某月某日今年七十有六龎氏生泰定丁卯某月某日今年六十有四其兆在吳縣

骨臺鄉梅灣之原蓋卜吉也予聞子高之為人以約自處以信自守蓋靡靜端慤而詳雅者也今以其言質其所操誠相符矣麗之歸唐不及事其姑而克事其舅於夫婉順無疾言遽色所謂朝夕相依真事實矣他日合而藏焉禮也銘曰

身之光緊惟全而藏系之久金石茲弗朽原之亢而水深土之溫而氣厚窀窆以閟之安爾壽

半軒集卷九